

R **人生百味**
enshengbaiwei

当我们数钱时……

□岑嵘

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已经82岁了,他患了风瘫症,不得不让女儿了解财产管理的秘密。他不能走动,但坐在转椅里亲自指挥女儿把一袋袋的钱秘密堆好。当女儿将储金室的房门钥匙交还他时,他把它藏在背心口袋里,不时用手抚摸着。

在葛朗台临死前,他要女儿把黄金摆在桌面上,并用眼睛盯着说:“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神甫来给他做临终法事时,把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亲吻。葛朗台见到金子,便作出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它抓到手。这一下努力,便送了他的命。

和我们理解的不同,葛朗台看着黄金所说的“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并非守财奴专有,它可能存在大多数人的心中。

波兰心理学家托马兹·扎莱凯威兹在华沙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让受试者回答10个问题,以测试人们对死亡的焦虑程度,不过这项研究的重点不是人们对死亡的态度,而是人们对钱的依赖感。

托马兹在让实验者回答问题前,先让他们做一件事:他让一半的实验者数一沓钞票,而另一半的实验者则数同样大小和厚度的纸张,这些纸张上印着和钱上一样的数字。两组的任务是一样的,算出总数。

实验的结果有点让人想不到,数钱的人与数纸张的人相比,对死亡更释然,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了20%。托马兹认为,总的来说,钱是一种“存在性药物”,能够缓解存在性焦虑。这也是我们存钱的原因,他说,钱能缓解人们巨大的恐慌。

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生存必需的物质和金钱让我们得到安全感。金钱虽然不能让我们摆脱死亡,但起码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我们安慰重病的亲属总是会说:“钱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好好配合大夫。”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实验:把测试者分为两组,分别数同样数量的钞票和纸,之后让实验者将手浸入一个装满冰块的水箱内30秒,以此来测试人们忍受疼痛的程度。

实验结果发现,数钱组能够耐受

疼痛的时间是数纸组的两倍。这说明,数钱的过程有效降低了测试者对疼痛的感受。

国际著名心理学刊物《心理科学》曾刊登过这样一个研究:将84名大学生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被要求点数80张大面额纸币,对照组则点数80张白纸。数完之后,所有参与者再在网上和其他玩家进行一个接球传球的电脑游戏。这个游戏的设定是,在经过10次传球之后,只有半数的参与者能接到球。

研究者在对那些10次传球后,再也未能接到球的参与者进行心理焦虑及其强度测试后发现,比起那些之前只数过白纸的参与者,那些曾数过钱的人的焦虑水平更低。不仅如此,数钱还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满足感。

金钱可以缓解疼痛,包括生理疼痛和社会排斥的疼痛,但另一方面,金钱却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

心理学家给人们一系列的情境去想象,比如观赏壮观的瀑布,然后测定人们的心理感受。他们发现,人们享受简单愉悦经历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有多少钱,那些收入越高,有大量存款的人,比低收入的人从其中得到的快乐要少。这又是为何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提出“经历延伸假说”,这一理论是指如果一个人去了米其林星级餐厅,品尝过全国最好的餐点,那么他在当地的小餐馆里随手点一份餐点得到的快乐就要小得多。

同样道理,有钱人很难



从日常或简单的愉悦中感到幸福。

比利时的心理学家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在询问受试者看到瀑布或其他美景的感受前,让受试者先看看钱的图片。这次无论收入多少,受试者的表情趋同。也就是说有钱或者一想到钱,就会减少自己的快乐,更准确地说,它会减少我们简单的愉悦度。

一位新认识的朋友问我:你觉得自己运气好吗?我略加思索,回答:不是很好,是微利。人近中年,我对自己这么多年的评价确实是付出得多,得到的少。像有些做生意的人,投入许多,成天忙得团团转,结果只落点养家糊口的小钱。

总算还有利,这是我可以自慰的。比起那些努力而无结果、

奋斗而一败涂地的人,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这样,学习我够勤奋了,高考时只考上两年制大专——好在没有落榜,比起那些落榜的同学,我没有什么遗憾。工作了,我十分敬业,自认为各方面不比别人差,却很难得到赏识。好在一技在身,总有派上用场的机会。我仍

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

微利的人生

□张正

不时调整工作岗位,个人境遇总体呈螺旋式上升趋势,这令我时常喟叹苦心人、天不负。

我羡慕运气比我好的人,但我不自怨自艾。有人平常不怎么看书,出手的文章明显比我的好。我大量地阅读,反复地练习,艰难地进步,骨子里还是先天不足。怨谁呢?谁也怨不得。人是有差异的,我得承认这种差异。我相信勤能补拙,人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先天赋予的一切。等到必须给此生下结论的那天,只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了”,这就心满意足。

我从不轻易选择放弃。当我学习不如人时,我仍在学;当我工作中一次次遭遇不公平时,我仍恪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条底线;当我一篇篇稿件投出去如泥牛入海时,我仍坚持在写。如果我放弃,我将不得不转向另一个努力目标,谁敢保证那不会是我又一次放弃的对象?我像蜗牛一样爬行,虽然慢,但我毕竟在前进。兔子善跑,途中打了个盹,它还是落在了乌龟后面。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谋”,是个人努力的程度,是汗水得多与少;这“天”,则是个人造化,种种外界机遇。我相信这话。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弹花匠:弹来白道皆成朵 衣遍苍生是此花

元代王桢的《农书·农器·纩絮门》记载:“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县弓来弹皮棉。”

弹花匠,是指弹制棉絮(也叫棉被)的民间工匠,传统的弹花匠是用专用的弹弓先将棉花的纤维弹开,使其松软均匀,然后铺成一张张棉被,用专用工具压平。

弹花匠的主要的工具有张五尺多长的大木弓,长短不一,一个弹花槌和一条牵纱篾。北方弹花匠所用的弹弓大多是采用自然生长并有一定弯曲度的树木制作,而南方弹花匠的弹弓则就地取材,多采用当地盛产的竹片制作,他们的弓弦都是采用牛筋制作的。

弹花匠在弹棉花时,通常需要两人搭档合作,他们通常在院子里找块空地,用凳子支上门板,搭个床即可以开工。他们在工作时,常会在身上系一根腰带,在腰后用绳子绑上

一根木棍,木棍高出头顶两三尺,超出肩膀的部分向前弯曲,用来悬挂弹弓。弹棉花工序主要有弹花、轧花、上线,如果是旧絮翻新,还要增加一个撕絮的工序。弹棉花时匠人们通常左手持弹弓,右手持弹花槌,有规律地振动弓弦,再用木槌有节奏地打击,弓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均匀地振动,棉絮一缕缕地被撕开,向四处飞溅,又慢慢地落下,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棉絮。

弹花匠不仅能弹一手传统的丝线棉被,更能创新地搞出无网棉棉被,也就是那种柔棉棉被,即不用棉线的那种棉絮。这种古曲新唱的弹棉技艺,制作出来的棉被轻巧、柔和、暖身,且多年使用不发硬,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床上用品。以前嫁女儿,娘家的嫁妆通常是以几铺几盖来彰显婚礼的档次的。可见弹花匠在过往的岁月里,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才有弹花机,多是人推拉又脏又累的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有了用柴油机为动力的大型弹花机,80年代后改用电力。原始的弹弓就束之高阁了,节奏和效率正在从生活“甩干”,再没有长弓发出的独特弦响的魅力了。

